



回忆我们的父亲

龙克渊

编者按：龙克渊(1941年8月15日—2023年1月18日)，男，四川省井研县人。生前系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、陕西油画学会会员，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，先后在安康地区剧团、安康市群众艺术馆工作，曾任安康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、副研究员、安康美协主席。曾被评为陕西省社会文化先进工作者，被陕西文联授予“德艺双馨”会员称号。

油画《笛声报晓》获庆祝建党60周年陕西美展优秀奖，版画《晚归》入选《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陕西省版画展》，油画《细雨声中》获陕西省美展优秀奖，油画《踢毽子》获1994年陕西省群星美展优秀奖，油画《江边》入选全国第八届群星美展，并获1998年陕西省群星美展优秀奖，油画《古镇春雨》入选纪念“讲话”发表60周年全国美展(西安)并获陕西省群星美展三等奖，油画《肖像》入选《中国油画》期刊出版的《中国当代油画家百人作品集》，油画《小街》获陕西省第三届油画展优秀奖，《青春》入选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《陕西美术50年作品集》《海湾风景》入选深圳南山画院优秀奖美术作品展。

龙克渊作品多以安康山水田园为表现主题，作品生动鲜活，色彩丰富，技法严谨，独树一帜，绽放出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文化个性。本刊特选登他的学生、家人的纪念文章，以此表达追思，缅怀他对安康艺术的贡献。

大先生龙克渊

章长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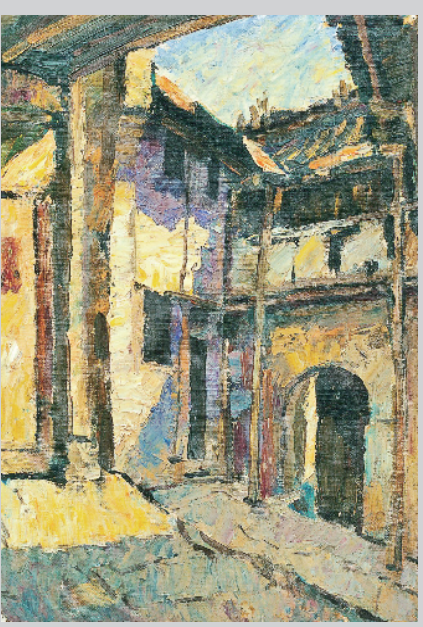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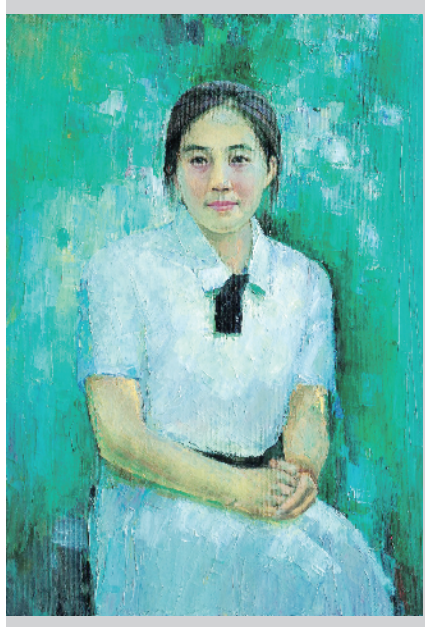
我与龙克渊老师相识已有四十多年了，那是20世纪70年代。1996年，我在恒口大同知青插队的时候，接到县知青办通知，去群艺馆参加知青美术培训班学习，在第一堂课上第一次见到了龙克渊老师。

他个头不高，慈眉善目，操着四川口音，讲话态度十分和蔼，让人感觉很是温暖。在培训期间，他总把每个学员像教自己孩子一样有耐心，当我们提出一些绘画不懂的问题时，他循循善诱，将较复杂的问题分层次讲解，深入浅出，生怕我们没听懂，甚至一边讲一边接过你手中的笔在画面上示范，反复强调画面重点和难点应该怎么认识、怎么分析、怎么表达，听龙老师的课总能让人茅塞顿开、醍醐灌顶，收获颇丰。虽然培训有一月之久，总感觉时间太短，迟迟不愿离开培训班，不想离开老师，因为每次与老师交谈时，总能获得欢喜、信心、力量 and 希望，真是听不够龙老师的谆谆教导，此后，我和龙老师建立了深厚师生情感，亦师亦友。龙老师的言传身教不仅让我们在专业上有所提升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懂得做人从艺应该具备一种怎样的品格，与龙老相识可谓三生有幸、受益终身。

一九九六年，原安康师专(现安康学院)创办美术专业时，万事开头难，所有的专业筹备工作都需要我一个人去做，因那时学校只有我一个专业教师，从教学设备购置、教学大纲制定、课程设置及专业教学等都得考虑和落实。创办首班尽管只有二十一个学生，但课头不少，素描、色彩、国画、设计、美术史等，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，只能求援，我去群艺馆聘请龙克渊和马福全二位老师，两位老师听完我在教学中遇到困难，欣然同意来校支援教学工作，为我专业建设解了燃眉之急。尽管他们年龄有些偏大，临近退休，体力也不如给我们当时上课那样好，但在教学过程中，龙老师依然还是那么认真负责，每次上课总是提前十分钟到教室，课堂理论讲授透彻、绘画示范层次分明，对待学生龙老师做到了耐心、细心、热心、爱生如子，得到了学生的普遍好评和爱戴。

学高为师，身正为范，龙老师以自己的言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，我在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始终以老师为榜样，学为人师，行为世范。自一九九六年创办美术专业仅有二十一个学生，发展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名学生，六十多名教师的艺术学院，二十多年来，为国家培养出近万名艺术人才，我深深感谢大力支持我的老师们。

2023年1月18日，忽闻龙先生逝世的噩耗，心情万分悲痛，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先生也失去了一位好朋友，是安康美术界的巨大损失。回想龙先生的一生，真是兢兢业业，勤勤恳恳在自己专业岗位上奉献的一生。先生是安康美术界的开拓者、奠基人，为安康美术事业和美术人才培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功不可没！功德无量！先生为人低调厚道，待人谦和，温润如玉、君子风范，用一生的修为，为我们树立了德艺双馨的标杆，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。先生之风山高水长！先生品德与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！



龙克渊 作品

追忆龙爸

樊光先

好些天了，每每想起龙爸，满脑子是乱码，跟我父亲去世后一样，三天两夜昏昏沉沉，送上山也都是“程序化”的一直陪着，这样的状态好像过了好些年，直到去画画，写了一年的几本书，画山水，慢慢地才好像跟父亲对接上了，也才越来越近。

思念中，思想才逐渐搁在了父亲那条路的方向，好像近在咫尺，越来越清晰父亲的精神。龙爸的离去，让我的记忆迁回了油画，迁回激情满满的青春年少，迁回了找钱买颜料、做画框、制油画的年月。

第一次见龙爸是1974年5月份的一个傍晚，那是我的父亲樊道成领我去他上班的群艺馆，那是一个平常的晚上，我们从当年的县文化馆沿着简陋的解放路、鼓楼街一路向北，走路去的。那一年，我8岁，父亲的意思是接我回安康了，肯定得见见他的挚友龙克渊先生。

我跟父亲走了一会儿，就到了当时的安康地区中心文化馆，也就是现在的群艺馆，龙爸那个时候一家是三口人，居住在馆里面进大门右手直走的一排平房中间，这也是他们上班、住宿合一的房子。阿姨和龙爸都和蔼可亲，亲切热情，床上有个小妹妹，很乖巧地在玩耍。

父亲和龙爸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从西安美院毕业，自己要求到安康山区来的，龙爸是油画系毕业，父亲是中国画系毕业兼画版画。那时候他们都是单身小伙子，整天伙在一起，我之后看见他们画了大量的速写和小画。他们的到来，无疑带动了安康年轻一辈画画的人，带动了业余画家逐步走向专业创作，同时还在不同的岗位、教育系统培养了大量的美术实用人才。

那段时间，安康的市中心、街头的大幅宣传画好看了，安康山乡墙壁上的宣传标语写得规整了，安康的美术教师板书画面准确了，都紧跟时代形势，造型准确、色彩和谐、字体规范，赏心悦目了，这正是龙爸他们一代人培育和传承的结果，他们都是为安康的美术事业发展和壮大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，在安康美术发展史上，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。

2023年元月中旬，祭拜过父亲去世十周年回来，看见市美协主席李剑平老师在安康美家平台上发了讣告，没有想到是龙爸走了，我父亲也是元月份走的，他们似乎约好了元月，这个清静寡欲的元月，也有繁星满天的时候，他们俩可能在另一个时空中重逢了。龙爸的离去，跟我父亲当年走的时候一样，我的心情是很无助，如同小孩一样无所适从。

龙爸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里一遍一遍浮现，犹如隔日，可敬可爱的龙爸，就这么见不到了。脑子里都是他曾经的片段，记得哪一年，课余时间时常骑着自行车去龙爸的办公室看他画画。龙爸的老师是著名油画家谌北新老先生，得益于老先生的教化，龙爸的油画概括能力也是很强的。九十年代初，龙爸画了一幅《有桃子的静物》，画

中将桃子作为画眼焦点，毛茸茸的桃子与相对冷色的瓷器形成了画面整体，台布和背景大笔概括，桃子画得却很细腻，虚实结合，主题突出，美感的张力不言而喻。这一幅画估计难得见到了，因为在九十年代初兴起收藏热，在一次展览会上被外地人高价拿走了。

这幅油画我记忆犹新，特别是那水灵灵、红灿灿、栩栩如生的桃子，我曾经凭着记忆，画过几次有桃子的实物，总是画不出龙爸那种感觉，于是请教龙爸，他说画得久了，自然就画出那样的效果了，从起稿、构图、铺大色调、整齐刻画、细节收笔，林林总总聊了一上午，还不住地在画布上示范。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，也是老一辈艺术家做人、做事风格，我在想，画画既是技能，也是修为，身教重于言教。画画这事，龙爸是我认识的老前辈中，最厚道的人，也是最不藏着掖着的人。不管是谁来请教，龙爸都会细致地把自己的作画过程分享出来，让人仿佛也经历了一次他的感受、体验过程，这是心灵的历程。繁杂的过程简单了，直观了，同时也做梦似的跟着龙爸游历了一幅作品的构思、启稿、成熟过程，这事是一种美滋滋的人文体验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那是个夏天，在恒口办知青美术骨干培训班的父亲，约龙爸和好几位师生出去写生，我也追着他们一起去了。同行的老辈有龙爸、赵希栋老先生，年轻一点的有赵成矩先生，还有青学

立了不断学习才能成就人生的牢固信念。父亲的“好脾气”正是他为人厚道善良本性的表现。我们小时候，外婆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，父亲待她如同自己的母亲，嘘寒问暖，悉心照顾多年。对他远在蜀地的母亲和兄妹，作为长子的父亲，每月都要从本来就微薄的薪酬中拿出一大笔寄回家中，尽心尽责，尽职尽责，持续了很多年。

父亲爱学习，退休后时间充裕，除了画画外更是孜孜不倦博览群书，每天坚持读书四小时以上。历史、文化、艺术甚至科技类书刊都有涉猎。按照母亲的话说，父亲读起书来有股子“要进京赶考的劲头”。父亲读书不仅仅是浏览，还常做笔记，遇到不认识的字总要翻阅字典，搞清读音和字意。在父亲读过的书中，留有大量的批注和对生僻字添加的注音，还给深圳特区报投稿。好作诗的女婿参与了出版诗集，送与父亲，父亲会细细品鉴，对其中有趣的作品还能津津乐道一番。

幼年的记忆中，父亲是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的，随着时间流逝，父亲典型的四川话开始夹杂着安康口音，这是我们熟悉的“爸爸的口音”，后来又成了孙辈们耳中独特的“爷爷的口音”。这口音曾伴随几代人的成长，也将永远萦绕在我们的耳边……

1983年夏日的一个下午，在安康群艺馆的院子里，父亲支起画架，要为我们几个子女画像，母亲在做家务，我们姊妹几个一边说说笑笑，一边极不情愿地配合着父亲。父亲则操着“爸爸的口音”调度着我们的动作和表情，突然院子里一个熟人边跑边喊，洪水来了，你们咋还忙活这个呀。父亲安顿好我们几个，忙不迭得就往办公室跑，他是要去抢救他的那些心爱画作。

那个黄昏，那个奔跑的背影将一直镶嵌在我们关于父亲的记忆里，永不褪色，永不相忘。

1983年夏日的一个下午，在安康群艺馆的院子里，父亲支起画架，要为我们几个子女画像，母亲在做家务，我们姊妹几个一边说说笑笑，一边极不情愿地配合着父亲。父亲则操着“爸爸的口音”调度着我们的动作和表情，突然院子里一个熟人边跑边喊，洪水来了，你们咋还忙活这个呀。父亲安顿好我们几个，忙不迭得就往办公室跑，他是要去抢救他的那些心爱画作。

那个黄昏，那个奔跑的背影将一直镶嵌在我们关于父亲的记忆里，永不褪色，永不相忘。

1983年夏日的一个下午，在安康群艺馆的院子里，父亲支起画架，要为我们几个子女画像，母亲在做家务，我们姊妹几个一边说说笑笑，一边极不情愿地配合着父亲。父亲则操着“爸爸的口音”调度着我们的动作和表情，突然院子里一个熟人边跑边喊，洪水来了，你们咋还忙活这个呀。父亲安顿好我们几个，忙不迭得就往办公室跑，他是要去抢救他的那些心爱画作。

那个黄昏，那个奔跑的背影将一直镶嵌在我们关于父亲的记忆里，永不褪色，永不相忘。

1983年夏日的一个下午，在安康群艺馆的院子里，父亲支起画架，要为我们几个子女画像，母亲在做家务，我们姊妹几个一边说说笑笑，一边极不情愿地配合着父亲。父亲则操着“爸爸的口音”调度着我们的动作和表情，突然院子里一个熟人边跑边喊，洪水来了，你们咋还忙活这个呀。父亲安顿好我们几个，忙不迭得就往办公室跑，他是要去抢救他的那些心爱画作。

那个黄昏，那个奔跑的背影将一直镶嵌在我们关于父亲的记忆里，永不褪色，永不相忘。

1983年夏日的一个下午，在安康群艺馆的院子里，父亲支起画架，要为我们几个子女画像，母亲在做家务，我们姊妹几个一边说说笑笑，一边极不情愿地配合着父亲。父亲则操着“爸爸的口音”调度着我们的动作和表情，突然院子里一个熟人边跑边喊，洪水来了，你们咋还忙活这个呀。父亲安顿好我们几个，忙不迭得就往办公室跑，他是要去抢救他的那些心爱画作。

那个黄昏，那个奔跑的背影将一直镶嵌在我们关于父亲的记忆里，永不褪色，永不相忘。

由此，写到了张志超。他是云南白盐井人，也是个举人。清乾隆三十五年(1770)任紫阳知县。在他的《紫阳县赋并序》一文中，给我们描绘了250多年前紫阳的风貌：“独立空山，四望苍茫；巴山还拱，秦岭回翔。襟楚带蜀，扼汉通湘；羌唐之脊，势重紫阳。……别有翁山遗迹，石洞通天，金丹留字，道木垂编，心怀平叔，悟想高骞。构屋楼于绝岸，疏鸟道于飞泉；而壁则是非双遣，凌虚则人我俱仙……”

赋者古诗之流。紫阳乃蕺尔小邑，经张公这么一搜奇寻胜，再用丽词铺陈，也竟然气象万千，似是洞天福地，世外桃源！紫邑穷乃大自然造化，此赋亦极辞章之美彩，然虽堆砌词藻，其文仍不失自然通晓之美。

在《瓮山仙迹记》中，我们看到：“峰不回不秀，石不立不奇，径不曲不幽，川不折不媚。故清淑特绝之境，悉缘天造地设，神工鬼斧之灵。……余翁稽县治之江淮，沟渠、茗茶、竹石均以紫阳得名——紫阳者，真人张平叔道号也。真人见瓮山则蜿蜒而秀拔，汉水则萦环而纤绕，其洞



卢云龙

则窃窕而玲珑，其石则峥嵘而突兀，遂焚修面壁，于是故老传其冲举，后有《悟真篇》已行世云。……”

张志超的散文如登瓮山，曲折推进，婉而成章。词采丽明朗，却又微言大义。临瓮山而发思古之幽情，度平叔“游心于淡”，不好名却名垂后世。仙无欲，山无心，不染尘名。若是俗人写山水便满纸山水，而张公“一任水流花放，鸟去云来，山或知音”，的确是散文写手，技高一筹。当然，他的《复毕中丞墓》《建修仙峰书院碑记》也是说理性很强的散文佳篇，就不一一述说了。

陈仅，字余山，又字渔珊，号涣山，浙江鄞县举人。生于清乾隆五十二年(1787)，一个充满书香味的官宦之家，其父、伯都精通诗文，著有多部著作。卒于清同治七年(1868)，享年82岁。道光十五年(1835)署紫阳知县，十九年署安康知县，二十一年调离，三十年回任安康知县。陈仅在安、紫两县主事十余年，轻重薄赋，又极重农事，积谷备荒。撰写《劝民种苜蓿荒六十韵》，步叶世后尘，以诗文劝农桑。他学识广博，勤于写作，特别是在安康任职期间10余年是他的创作高峰，创作诗词文章为百姓所称颂，由此便以

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下来。他不屑于吟风弄月，多是论世评事之作，雅好书法，因其政绩而深得百姓爱戴，离紫阳时吏民赴省呈留，未准。地方为其建德政碑，并立祠纪念。他著有《群经质》《诗颂》《竹林答问》等文学著作，还编有《南山保甲书》《艺茗集》。他既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官员，又是一位著述甚丰的学者文人，在人生的各个角度都取得了“骄人业绩”；作为一名官员，他有为后代从政者效法的善政仁心；作为学者，他的《群经质》《诗颂》等有益于经术；作为文人，他的《继雅堂诗集》《竹林答问》是清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重要资源。

陈仅散文是疏论序跋文告之类，收入县志不仅仅因为是有价值的文献，还由于具有文学性，可供读者欣赏。如《募修紫阳炉子滩疏》就文采滔滔。他以赋体写奏疏，采取一种夸饰而宏丽的文风，但不脱教化文学宗旨，以事形为本，不空不浮，使此文具有官方文牍性质。陈仅是“言志派”诗人，他的散文更善于“言志”，如《重谕紫阳采访邑志事实诸绅士文》中作者表达修志决心，文字不多，心迹剖白得明明白白，且感人肺腑，语气委婉，柔中带刚，其语言的表现力是极强的。陈仅颇善于说明事理，如《续修紫阳县志序》一文，为论证“紫阳非难治之区”，在紫阳为官“为廉易”，作者用一个“不能削鹤脰以供饱”的比方把事理讲得透透彻彻，且形象生动，深刻幽默。总体上看，陈仅的文章典重明丽，无浮词，无游词，语调流畅，合于音律，且贯彻了文以载道的主张，是继叶世后，严如煜之后较有影响的客籍作家。

陈仅散文是疏论序跋文告之类，收入县志不仅仅因为是有价值的文献，还由于具有文学性，可供读者欣赏。如《募修紫阳炉子滩疏》就文采滔滔。他以赋体写奏疏，采取一种夸饰而宏丽的文风，但不脱教化文学宗旨，以事形为本，不空不浮，使此文具有官方文牍性质。陈仅是“言志派”诗人，他的散文更善于“言志”，如《重谕紫阳采访邑志事实诸绅士文》中作者表达修志决心，文字不多，心迹剖白得明明白白，且感人肺腑，语气委婉，柔中带刚，其语言的表现力是极强的。陈仅颇善于说明事理，如《续修紫阳县志序》一文，为论证“紫阳非难治之区”，在紫阳为官“为廉易”，作者用一个“不能削鹤脰以供饱”的比方把事理讲得透透彻彻，且形象生动，深刻幽默。总体上看，陈仅的文章典重明丽，无浮词，无游词，语调流畅，合于音律，且贯彻了文以载道的主张，是继叶世后，严如煜之后较有影响的客籍作家。

陈仅散文是疏论序跋文告之类，收入县志不仅仅因为是有价值的文献，还由于具有文学性，可供读者欣赏。如《募修紫阳炉子滩疏》就文采滔滔。他以赋体写奏疏，采取一种夸饰而宏丽的文风，但不脱教化文学宗旨，以事形为本，不空不浮，使此文具有官方文牍性质。陈仅是“言志派”诗人，他的散文更善于“言志”，如《重谕紫阳采访邑志事实诸绅士文》中作者表达修志决心，文字不多，心迹剖白得明明白白，且感人肺腑，语气委婉，柔中带刚，其语言的表现力是极强的。陈仅颇善于说明事理，如《续修紫阳县志序》一文，为论证“紫阳非难治之区”，在紫阳为官“为廉易”，作者用一个“不能削鹤脰以供饱”的比方把事理讲得透透彻彻，且形象生动，深刻幽默。总体上看，陈仅的文章典重明丽，无浮词，无游词，语调流畅，合于音律，且贯彻了文以载道的主张，是继叶世后，严如煜之后较有影响的客籍作家。